



中外 文学名著 赏读

八年级下

姜至愚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名著赏读

八年级(下)

主 编	姜至愚		
编 委	易 扬	王安琪	颜 敏
	孙国成	张 健	沈 洪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史丽玲	汤荣根	袁官祥
姚勇军	高而豫	许剑权
储鑫盛	蒋友军	溪 华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学名著赏读. 八年级. 下 / 姜至愚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

ISBN 7-81050-797-4

I. 中... II. 姜... III. 文学欣赏—世界—初中—课外读物 IV. 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3172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 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溧阳市晨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9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 元

(凡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我社发行科调换。电话: 025-3795802)

序

何永康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上初中的时候，恰逢“文学”、“汉语”教材分开，于是有机会在人生智慧开始萌动的日子里，读到了不少古今中外文学名篇，灵魂深处似乎有了某种觉醒。“兴趣”一旦被激发起来了，课外阅读的劲头便越来越大，初二、初三阶段开始读茅盾、巴金的作品，高中阶段开始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而且把已过去八九年的《人民文学》抱回家“补读”。那时候中学生的“课堂压力”和“升学压力”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在文学名著的广阔天地中做了一次初步的“心灵的远游”，其收获一辈子受用。

这些“旧事”，在当今的中学生听来，委实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学习、生活得太苦了，很难挤得出时间来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进行“晤谈”，进行神秘而又亲切的灵智的交流。这就带来了很不小的“问题”——如今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有一次我给中文系一年级新生讲课，提到茅盾的《子夜》，但全班同学无一人读过。我说“‘老通宝’总该知道吧”，结果还是全班同学一起摇头。我又说，“这篇《春蚕》可是中学教材里的传统篇目呀”，没想到全班同学齐声喊：“我们——的——课本里——没有！”

多干脆的回答啊，课本里没有的当然就不会知道！



八 年 级
(下)

1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即使你将来不学“文”，学“理工”、搞“理工”，如果没有几百部世界文学名著“垫底”，你这个“人”是立不起来的，你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就无法真正迸发，你的科学研究水平不可能进入更高的档次。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终于颁布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学生多读名著的话题被摆到了显著的位置上。2001年江苏省高考优秀作文中，令人大开眼界地出现了将文学名著进行“新编”的《赤兔之死》、《阿Q新传》、《朱贵开店》等等，一时间新华书店里竟出现了抢购《三国演义》的热潮！这当然有“效颦”之嫌，有“刻舟求剑”的味道，但它无疑向世人昭示：中学生读名著是有用的。

怎样才能读得有效，读得有味，读得开窍呢？案头这套《中外文学名著赏读》，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主编此书的姜至愚同志，是我的“老学生”，很有文学悟性，又多年负责中学语文的教研工作，故编得相当出彩，很有针对性，很有指导意义。

由于中外文学名著如星汉之灿烂，部头又比较大，所以这套《赏读》努力将名著的精华进行浓缩，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涉猎最广泛的作品。

由于大学阶段之前的学生年龄“跨度”比较大，认知能力、赏析能力、理解能力的差距相应地也比较大，故该书计划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来编写，首先编出“初中阶段”的读本。这也抓到了“点子”上，因为初中阶段对一个人的知识增长确实太要紧、太关键了。

由于目前《教学大纲》及新颁布的《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的阅读篇目，以及现行教材所涉及的篇目数量是有限

的，故这套《赏读》读本从课外精选了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其他名著作为补充。这，无疑有益于最大限度地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

该书在编写创意上还有一个生花之处：既让学生了解名著的概貌，以及名著作者的创作情况；又选录“精彩片断”，进行指点性的、引发性的赏析，帮助学生在阅读中反思，在阅读中批评，原汁原味地品味文学名著的无穷妙处。

阅读名著是必须进行“品味”的。这种品味，是对作品“神采”、“神韵”、“神髓”的具体而又综合、清晰而又模糊的把握、领悟和再创造；弄得好，便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便会情志升腾、意荡神驰。这是很复杂、很微妙的“过程”，很需要有高明的指导。记得我刚入中文系读书时，又一次捧起了《红楼梦》，但读来读去总是停留在“高中生”的水平上。写作老师指点我不妨读一读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蒋先生这部文采飞扬、美不胜收的《论稿》，一下子便开窍了许多。姜至愚同志主编的这套书，很注意对“精彩片断”的“评析”，这些文字精练、活泼，读来相当有味，可做中学生入门的“向导”。

要之，眼前这一套《中外文学名著赏读》是很有分量的，称得上广大中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良师益友。所以，我在此郑重地向读者推荐。



八 年 级
(下)

2002 年 5 月 18 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第六病室	1
父与子	35
绞刑架下的报告	69
牡丹亭	117
儒林外史	143
三 言	171
世说新语	217
天云山传奇	235
麦琪的礼物	251

肉体的监狱 灵魂的桎梏

——《第六病室》赏读

作品 概要

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医院里，有一间专门为精神病患者准备的房间，就是“第六病室”。这幢不大的屋子，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青草；墙面的灰泥已经脱落，只剩下一点痕迹了。这小屋围着一道灰色院墙，院墙上钉着尖端朝上的钉子。“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个样子。”小屋的窗子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酸白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你觉得仿佛走进了动物园。这个病室，由一名退伍士兵尼基达看守，他有一种草原上看羊狗的神情，气派威严，拳头粗大，用他的铁拳维持着这里的秩序。

第六病室里关着5个病人，都是被当作疯子的。其中有一个名叫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原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当他正在大学读书时，家中接连遭到不幸而破产，他被迫中途辍学。先在县立学校当教员，可跟同事们处不好，不久便辞职了。有半年多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做了法庭的民法执行吏，终又因病被革了职。家



八 年 级
(下)

1



八 年 级
(下)

2

庭的变故，个人的遭遇，使他对这个社会愤愤不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引到一件事情上去：“在这个城市生活又无聊又闷气，社会缺乏高尚的趣味，大家过着黯淡的糊涂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他们需要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戏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在一条小巷里遇见 4 个带枪的兵押着两个戴镣铐的犯人，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被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从此，他随时感到警察要逮捕他，暗探在监视他，社会上布满了圈套在等待着他。他患了一种“被虐狂”症，精神失常而被送进了第六病室。

他大约 33 岁。他的脸色老是苍白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了一个被挣扎和不断被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总是激动、兴奋、紧张。他时常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既认出了疯子，又认出了人。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在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冷酷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一首由许多古老而还没有过时的歌合成的杂乱无章的杂曲了。

这个医院的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年纪很轻时就信奉上帝，打算当神甫，但他的父亲是医生，强迫他继承了父业。他到这个城里的医院来任职时，这里的情形乱七八糟：病

室里、过道里、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里的工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住在病房里；到处是蟑螂、臭虫、耗子；整个医院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助理医师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拉京视察医院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而且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合理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然而，尽管他有这样的想法，却不能付诸行动。因为他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缺乏毅力，缺乏信心。于是他作为这个医院的负责人，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来改变医院的现状，而是听任它像原来的样子。时间一长，他不仅不思改革，反而心安理得，认为即使“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拉京在一次巡视第六病室时，与格罗莫夫交谈，两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格罗莫夫要求放他出去。拉京却劝说：“你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你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行。”

格罗莫夫热爱生活，但拉京劝他要“理解生活”，蔑视“人间无谓的纷忧”，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哪怕生活在三道栅栏里，也能够享受到幸福，甚至比地球上所有的皇帝都快乐。

格罗莫夫希望能够坐上一辆敞篷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然后回到家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拉京却极力要他相信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拉京相信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格罗莫夫激烈地反驳说：“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



八 年 级
(下)



定有反应。我就是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生活。”

虽然他们的思想差距非常大，但格罗莫夫的言论给拉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第六病室去。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时，仍与格罗莫夫交谈。他认为格罗莫夫是他在这里发现的惟一能与之交谈的人。

拉京医生经常到第六病室去找一个精神病人长谈，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议论。早就觊觎着他的职位的医生霍包托夫伙同助理医师散布流言，说“咱们的老头儿（指拉京）似乎完全发了疯”。这以后，拉京发觉在他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工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神情，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

8月拉京收到县长一封信，说是有很紧要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去后他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县立学校校长、参议会议员和县医生霍包托夫。拉京回答了他们的一些提问之后，走出参议会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精神能力的委员会。回想起他们对自己提的种种问题，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侮辱，对此十分气愤。

一个星期后，人们向他暗示，要他辞职，他满不在乎地照办了。霍包托夫医生接替了他的职位。他搬出医院，租了一个女市民的一所小房子住。很快他便发现自己没有钱用了。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多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足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一天，当霍包托夫假惺惺地来看他，给他送溴化钾药水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将霍包托夫轰了出去。他的大发雷霆更加证实了他的“神经失常”。他的朋友邮政局长恳求他到医院去养病，他明确地回答他说：



“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20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走进了绝路，没有法子逃出来罢了。”

霍包托夫用计把拉京骗进了第六病室。从此，拉京也成了这里的一个病人。当尼基达让他换上病人穿的衣服时，他明白自己上了霍包托夫的当，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换了衣服。心里想：这也没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都一样。他现在还相信，他租的那个女市民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没有什么区别。

他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了，右面升上来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离医院围墙不远，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被一道石墙围起来，这是监狱。拉京突然觉得害怕了：“原来现实是这样！”他用双手抓住窗上的铁窗格，使足力气摇它，结实的铁窗格却一动也不动。他意识到：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他受不了，要出去。可是“牧羊犬”尼基达不许他出去。他恳求道：“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什么害处呢？”尼基达回答：“不许破坏秩序，这要不得！”

拉京用嘶哑的声音大喊，用尽全身力量撞门。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觉得有一股咸味冲口而来，接着他又挨了尼基达两拳。他屏住呼吸躺在那儿，战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可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多少年来一定天天都在遭受这样的痛苦！而这种事自己二十多年来却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跳起来，想用尽力气大叫一声，赶快跑过去打死尼基达，然后



八 年 级
(下)

6

打死霍包托夫、总务处长、助理医师，再弄死自己。可是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第二天傍晚，他因中风而死去。

影片画面

(一)

医院院子里有一座小房，周围长满了茂密的牛蒡、荨麻和野生大麻。房盖生锈，烟囱半倒，门口的木头台阶已腐烂，长出了青草，墙上抹的灰只剩下了痕迹。这座小房的正面对着医院主楼，背后是野地，在野地中间隔着一道医院的灰色板墙。板墙上钉着钉子，钉尖朝上竖着，因此这板墙以及这座小房便有一种特殊的阴森可怕的外表，这种外表只有医院和监狱才会有。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的话，那我们就沿着狭窄的小路到小房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吧。打开第一道门，我们就进了门斗。这儿靠墙和炉子周围堆着医院扔的破烂儿。床垫、破旧的工作服、住院患者穿的裤子和带蓝条纹的上衣、毫无用处的破鞋——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盘绕在一起，腐烂着，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

看守尼基达总叼着烟斗躺在这堆垃圾上，他是个退伍老兵，红色的补袖章已褪成了褐红色。他的脸严厉而枯瘦，两道浓眉低垂着，使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像草原牧羊犬似的；鼻子通红；个子不高，看上去瘦骨嶙峋的，可是举止却令人望而生畏，拳头很有力量。他是这么一种人，这种人头脑简单、忠实

可靠、服从命令、麻木不仁，最喜欢秩序，因此深信必须揍“他们”。他打脸，打胸膛，打后背，碰到哪儿打哪儿，相信：不这样，这儿就不会有秩序。

接着，您就进入一个宽敞的大房间——整座小房除了门斗就是这么个房间。墙上刷着灰暗的浅蓝色，天花板熏得黢黑，像没有烟囱的农舍似的，显然炉子冬天倒烟，有时煤气熏人。窗户因为安了铁栅，所以从里面看很难看。地板是灰色的，毛刺很多。屋里有酸白菜味儿、煤油烟味儿、跳蚤味儿和尿臊味儿，这种臭味给您一种印象，使您觉得好像是进了动物园似的。

屋里摆着一些床，床腿都是用螺丝拧在地板上的。床上有一些人坐着或躺着，他们穿着住院患者穿的蓝色睡袍，戴着老式睡帽。这是一些疯子。

他们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个出身贵旅，其余都是小市民。紧靠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棕红色的胡子闪着亮光，眼睛刚刚哭过，双手支着头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他没日没夜地伤感，摇着头叹气苦笑，很少参加别人的谈话，对问题一般不回答。给东西吃或喝的时候，他木然地吃喝。根据使他痛苦得直哆嗦的咳嗽、瘦削和脸上的红晕可以断定，他开始患上了肺病。

他旁边是一个活泼爱动的小老头儿，长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和黑人似的黑色鬃发。白天他在病房里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来回踱步，或者盘腿坐在床上像红腹灰雀似的不停地打口哨、低声唱歌和嘻嘻笑。他夜里起来向上帝祈祷——捶胸、挠头——的时候也表现出来孩子般的快活和活泼的性格。此人是个傻呵呵的犹太佬，叫莫伊谢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厂着火的时候疯的。



八 年 级
(下)



住在六号病室里的所有患者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离开房间，甚至离开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这种特权，他享受好久了，大概是因为他是老患者、平和无害的傻子、全市的小丑吧——在街上被孩子和狗围着，市民们已看惯了。他穿着寒伦的睡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便鞋，有时光着脚，不穿长裤，走在大街上，在大门口和店铺前面停下来要小钱儿。一个地方给他克瓦斯，第二个地方给面包，第三个地方给他几个小钱，因此一般说来他回来的时候又饱又富，而带回来的东西都被尼基达据为己有了。这个老兵做法很粗暴，气哼哼地把犹太佬的衣袋全翻过来，并且要上帝作证，说他以后永远不放犹太佬上街了，说世界上他最恨的就是没有秩序。

莫伊谢卡喜欢为别人做事。他给病友端水，病友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被，答应上街给每人带回来一个戈比，给每人缝一顶睡帽；他还用羹匙喂他左侧床上患瘫痪的病友吃饭。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心以及任何人道性考虑，而是不由自主地仿效右侧病友格罗莫夫。

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家庭出身，当过法警，曾是十二级文官，得的是迫害狂。他要么蜷着腿躺在床上，要么在地上来回踱步，好像为了运动；他很少坐着。他总是激动、不安、紧张，模模糊糊地担心什么。门斗里稍有动静，或者院里有人喊叫，他就会抬起头来谛听：是否是人们来抓他？是否是人们在搜捕他？这时他脸上的神情是极其不安而厌恶的。

我喜欢他那宽阔的高颧骨的脸膛儿。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神情总是不幸的，这脸像镜子一样反映着他那饱受不安和惊恐折磨的心灵。脸上的表情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被深刻真诚的痛苦所笼罩的清秀面容却是聪明文雅的，两眼闪着温暖



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的为人——他有礼貌，殷勤，除了对尼基达，对所有人都非常客气。不管是谁把纽扣或羹匙掉到地上，他都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去帮着捡。每天早晨，他都向病友道早安；睡觉时，他都祝大家安眠。

除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脸上总带着痛苦表情以外，他的疯还有以下表现：他有时晚上裹着睡袍，全身哆嗦着，牙齿上下敲击着，急速地在病房的墙角之间和病床之间来回走，像是得了厉害的热病。他有时猛然停下来，注视着病友，据此可以断定他有些很重要的话想说，可是显然他考虑到人们不会听他的，或者不会理解他，于是便不耐烦地晃一下头，继续走起来。不过不久想讲的愿望便会战胜各种顾虑，于是他就畅所欲言，激烈热情地讲起来。他讲的话语无伦次，十分激动，像梦呓，断断续续的，不是总能叫人听懂，可是他的话——在词句里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讲话的时候，您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疯子又是一个人。很难在纸上把他的疯话表达出来。他讲的是人的卑劣，是践踏真理的暴力，是大地上终将出现的美好生活，是窗上的铁栅——这些铁栅时时刻刻使他想起暴力者的鲁钝和残忍。结果他的话就像一首由旧的但尚未过时的歌组成的杂乱无章的集成曲。

十二年至十五年前在本市最主要的大街上一所古老的住宅里住过一个姓格罗莫夫的官员。他是个体面富裕的人，有两个儿子，叫谢尔盖和伊凡。念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谢尔盖得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给格罗莫夫家突然遭遇的一连串不幸开了个头儿。葬礼举行了一周之后，他的父亲老格罗莫夫因伪造文件盗用公款被交付法庭审判，不久就得伤寒死在监狱医院里。住宅和全部动产都被拍卖，伊凡和妈妈已落得一无所有。

原先父亲在世的时候，伊凡在彼得堡念大学，每月收到六



七十卢布，不知什么是贫困，如今他却必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了。他从早到晚给人补习功课，抄写材料，仍然必须忍饥挨饿，因为全部收入要寄给妈妈糊口。伊凡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心情消沉，身体衰弱，终于撇开大学学业，回到家里。在家乡这座小城里，他托人在县立小学里找到一个教师位置，但跟同事合不来，而且不受学生欢迎，不久便离开了。妈妈去世了。他有半年没有工作，靠吃面包喝凉水过日子，后来就当上了法警。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干到因病被解雇为止。

他即使年轻念大学的时候也不像一个健壮的人，总是脸色苍白，瘦削，爱感冒，吃得少，睡得不好。喝一盅葡萄酒，头就会晕，歇斯底里病就会发作。他很愿意接近人，可是由于易怒多疑，跟谁也交不深，他没有朋友。他对本市居民是瞧不起的，说他觉得他们粗鲁无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令人厌恶的。他说话音高，声大，热烈，不是义愤填膺，就是惊喜交集，而且总是真诚的。不管跟他谈什么，他都归结为一点：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苦闷无聊，社会没有高级情趣，过着一种暗淡空虚的生活，只有暴力、堕落和伪善行为打破它的单调；坏蛋吃得饱，穿得暖，而老实人却忍饥挨饿，因此社会需要创办学校和立论公正的地方报纸、剧院，举办报告会，加强知识界的团结，必须使社会醒悟、震惊。他在对人的论断中只用浓重的黑白两种颜色，不承认其他任何色调；他把人分成好坏两种，没有中间人物。女人和爱情，他谈起来总是兴高采烈，但从来也没有爱上过谁。

尽管他言论偏激，市里的人仍然喜欢他，背后亲切地称呼他：瓦尼亚。他那种天生的文雅、殷勤、正派、高尚的品质以及他的旧外套、病病歪歪的样子和家门的不幸，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为他惋惜，况且他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市民们